



# 夏天的倒立

林梓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夏天的倒立

林梓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天的倒立 / 林梓著.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 - 7 - 5668 - 1781 - 5

I. ①夏… II. ①林…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6821 号

---

### 夏天的倒立

著 者 林 梓

出 版 人 徐义雄

责任编辑 周玉宏 黄志波

责任校对 周海燕

责任印制 汤慧君 周一丹

设计制作 彭 力 小 文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广州暨南大学 邮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排 版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75

彩 插 18

字 数 380 千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

定 价 46.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 序一 一个少女心底的历史倒影

胡发云<sup>①</sup>

和林梓是在网上结识的，应该是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很多年了。我们在一个早已消失了的论坛“华夏知青”相遇。从那时起，我们互相读到了对方的文字。那时候，她似乎还没有开始写小说，有一些长长短短的文章——散文、随笔，或率性的帖子。文字是我喜欢的那一类。

林梓体弱，十二年前，终于摊上一场大病。长长的治疗休养期间，她开始写小说了。这个时候的写作，与其说是为了文学，不如说是为了将自己的生命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林梓从小爱文学，亦有很好的天赋。恢复高考的时候，却报读了一个冷僻的专业——历史学。二十多年之后，她开始动笔，这个专业的濡染与训练终于用另一种方式融入她的文字之中，也算是命运对她的一次丰厚的回报。

林梓总是与这个世界错过抑或碰撞。可以说是生不逢时还加上写不逢时。十二岁小学没毕业就遇上“文革”了，十五岁身子没长好就下乡插队落户了，20世纪70年代末，那场肆虐十多年的社会风暴终于渐渐平息，一时间控诉“文革”的各类伤痕文学应声而起，许多人由此一举登上文坛，吃上了一辈子稳稳当当的专业饭，林梓却不知为何没有投入这一次千载难逢的文学大潮，到了她突然兴起，想写写那段岁月的时候，许多东西又不让写了，即便千难万苦地写了，又千难万苦地发了，却再也没有多少人去关注它了。

其实，林梓的文字、语感、才情、哲思，还有她那令人惊讶的历史直觉与独特的个人视角，就是放在当今最优秀的一批作家中，也属上乘。这个时候，为她出一部集子，实在是一件适时、应当且有意义的事。

这集子中的八九个中短篇，大部分在国内品质较高的几个刊物上发表过，都写于十余年前，但今天看来，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还值得一读。

今天再读林梓的小说，不禁悄悄为她庆幸。如果当年她也加入了那一拨伤痕文学新浪潮，那就太糟蹋她如此珍贵的少女记忆了。

<sup>①</sup> 胡发云，武汉市专业作家。代表作有《老海的失踪》《隐匿者》《如焉》《迷冬》等。

林梓以其一个中篇《夏天的倒立》为这部书命名。《夏天的倒立》一篇，讲述的是发生在1967年夏天的一段往事。因此，1967年，成为林梓记忆中关于那一段历史的意象。

那一年，林梓十三岁，正值豆蔻年华。豆蔻年华本应有豆蔻年华的情愫、遐想、快乐或忧伤，她当时生活在南方一个宁静古雅、如梦如幻的小城，读了许多那个时代的少女不该读的书，多病而敏感，她应该像勃朗特三姐妹中的艾米丽一样，写一些缠绵的诗才对。

待到许多年后，她拿起笔写了，我们才发现，那段岁月，那段岁月中的各色人等，在一个少女的记忆中是那样的独特——它没有被政治教化洗涤过，没有被意识形态矫正过，也没有被一套套官方语词绑架过……于是我有理由相信，我看到了一些更为真实的东西。

在《夏天的倒立》开篇不久，林梓写道：

我曾经怀疑过，我想回忆的重点，绝不应该是那扇窗子，而是老房子里出现的那些更激荡人心的东西。类如整日整夜的秘密会议，来往匆匆的各种神秘人物，还有一张张跳跃着滚烫激烈的词句的大字报。更重要的，还有随着我的进进出出，在我的手掌上传来传去的纸条、信件、文稿等奇奇怪怪的东西。而这些，都跟当时我最向往的革命呀理想呀战斗呀联系在一起，同时还是我走进老房子的唯一目的。但是我最终发现，我回忆的重点，无可避免地只能是那扇窗子，那扇有着碎花窗帘的窗子。所以，当一连串的事件被牵带出来的时候，我又醒悟了一点，那就是，在那个1967年夏天的记忆中，我不过是个十三岁的女孩。十三岁的我，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书籍，喜欢沉溺于海阔天空的遐思和想象中，自以为聪明，也懵懵懂懂。因此，除了革命之外，我还会注意到那些让自己敏感的东西。类似女人呀，男人呀，还有爱情。

当这些东西纷纷落落地被我的记忆牵带着出来后，我就意识到，我要讲一个故事了。

我曾说过，我们的历史是没有人的历史，我们的人是没有历史的人。多少年来，我们看到的那些写“文革”、写运动、写战争、写宏大事件的文字，都只看到思想、路线、是非、胜负、领袖、民众、战斗或牺牲……这些历史长卷中，只有被贴上标签的各种角色：英雄、敌人、叛徒、懦夫、醒悟者、同路人……“文革”结束之后，我们看到的依然是这样反复重演、脸谱夸张的活报剧。但是，在一个少女的心里，历史留下的是那些人，活生生的人，陈腐的，革命的，优雅的，放浪的，洒脱的，拘谨的，漂亮英俊的，古怪刁钻的……让她喜欢或厌恶，爱慕或冷淡，亲近或疏远，嫉妒或鄙夷。不论是

后来被定为哪一派哪一种，他们或她们的命运都一样触动了她。

书中这些篇章，不论是言情还是灵异，也不论是畸恋抑或神怪，初看总像离这个世道很远，像明清笔记小说或民初报章连载一类，但是读着读着，某处就会闪出一股阴风或渗出一道血水：

那些夜晚也怪，月色特别好，泉边一切景物清晰能见，如同白昼。偷泉的人战战兢兢地把水舀起来，仔细一瞧，不禁手一抖，水的颜色不一样了！不再是那种如玉般温润透亮的微黄，而是一种铁锈般的暗红。胆大的尝上一口，即刻大骇：味道也变得又腥又苦，完全没有了原先的清香醇甜。

血太多了！

偷泉的人都想起了那句话。惊恐中不禁抬首，玉泉庵那一扇窗口，亮着青幽幽的灯光，分明看见一个静静的身影肃立窗前。

乱世呀……什么怪事都有了……

喉音很重的声音，听起来变得沉暗遥远。

是哪一年？玉儿觉得自己的声音也一下子沉暗下来，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应该是1968年吧……惊蛰刚过没多久，就下大雨了，怪了，下个不停……江水都涨得满满的……江面浮着死人，船也不敢走了……

——《山中传奇二段：泉变》

村子周围的山，清一色的松林，或疏疏落落，或密密集集，多见树干笔直，叶冠俊逸，横侧成画。有月的夜晚，剪影绰约，温情脉脉。无月的夜晚，远近朦胧，山意深深。有风时，纷纷扰扰，犹藏千军万马。无风时，静若处子，似有柔情难诉。

唯一有奇的，是那后山顶上平地而见的坑口，有四五丈宽，乍看青藤碧树环绕，鸟语花香，不知有险。无意间撞起一石块，往坑里翻滚而下，竟半天不闻落地之声，不禁心中悚然，退避而走。

虽是大山深深，与外界仍有多少联系。还因是山高路远，好些事到了这里，终究是淡了许多。

不料到了一年，终是出了一事。

先是听说山下的地方，远远近近的都乱起来了，好像是些臂佩红色袖章的人，在砸什么东西和烧什么东西。不久，就有一群人上山来了，果然是臂佩红色袖章，看上去还有好些熟悉的面孔，只是不知为何脸色都变了，说是

要以什么什么的名义，来杀人了。村人迷糊中，看到皓被拉出来了，怀里抱着未满三岁的儿子。皓，是村里唯一的富农儿子，是被归于阶级的敌人一类的。

山顶坑口前，一直闭口不言的皓，突然跪伏下来，求留下小儿一命。一张熟悉的面孔冷冷拒之：斩草除根！皓惨然而笑，站立起来，仰天长啸一声，抱着小儿纵身跳下山坑。那一声长啸久久不绝，在坑口上空徘徊不去，又顺风而下，飘飘悠悠，断断续续，终是融入了那疏疏落落密密集集的松林里去了。

——《山中传奇二段：女鬼》

我不知道那一段岁月，在少女林梓的心灵中刻下了什么，几乎在她所有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同样的印记。

现在回头去看，林梓当年没有加入那一拨伤痕文学的潮流中去，也实在是一件幸事，在那个历史倏然转折的时刻，不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还没有完全从数十年来的思想禁锢中醒来，根本无力走出一张改装后的意识形态罗网，在一种强大的政治的正确指引下和群体性情感的蛊惑中，落入了另一种语言圈套，将那一段历史简单化、功利化、政治实用化，放弃了对它更深入的思考与批判，放弃了对历史真相的厘清，也放弃了更加丰富更加自由地用文学表达它的可能性，伤痕文学的短命就是必然的了，它非常动情地哭错了坟头。

四十多年之后，林梓已经远离了当年那些思想、路线、派别、集团、政治纠葛的羁绊，以一个纯然的少女记忆和少女之心来写她看到、听到、感受到的那段历史及它留在其后漫长日子上的伤痕——一道道依然在隐隐作痛甚至渗血的真正的伤痕。

还是《夏天的倒立》，林梓写道：

我为什么会常常到老房子里来。这跟故事里我要提到的另外三个不是主角的男人有关。那三个男人，一个是我的父亲，一个是瑶的父亲，还有一个就是我把他叫作向叔叔的。这三个男人是好朋友。他们之间的友谊开始于战争的年代，到了这个时候，又因为一场狂热的革命，而结成了一种更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是以一个组织表现出来的，这样的组织，在当时很时髦，称为造反组织。重要的是他们的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为小城里两大对立派的其中一派，声势甚为浩大，在所谓的武斗期间，与对立派之间进行了非常残酷的激战，以至于将名气一直扬上了京城。若是历史学家能够真实地记录这段历史，他们的组织必会在史书上留下不朽的声名，无论是恶名还是

善名。到了今天，学历史的我回忆起那段岁月，却为自己在无意中卷进了其中而感到深深的困惑和恐惧。

十三岁那年，显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恐惧。我仍然激动地被那场狂热的革命所诱惑，并为自己介入其中而常常兴奋莫名。但奇怪的是，我也依然沉醉于倒立这样的孩童游戏。这或许是一个历史的隐语。所以，当我的记忆又回到那个园子和老房子的时候，我能清晰地记住的，只是那个我在倒立中看到的爱情故事，而将那场革命的许多细节都忘掉了。甚至，我连那个组织的完整名称都记不起来了。

“倒立”，也成为林梓小说的一种意象，它寄寓着一种顽皮、纯真，与成人世界颠倒的视角。

林梓用这种视角，推出了三个男人：“我的父亲”“瑶的父亲”“向叔叔”，他们有着很多共同的经历，读过书，家境较好，地下党，地方游击队，1949年后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或从事文教工作，“文革”初期被地方政权作为替罪羊抛出来，最高当局号召造反，他们参与其中，为响应领袖号召，也为自己所遭遇的不公，也许还有青年时代引导他们投身革命的那面理想的旗帜，这些人其后的作为及遭际，林梓都作了非常中性的叙述，但是，这都只是一个背景，如她所说：“我能清晰地记住的，只是那个我在倒立中看到的爱情故事……”

如她的另一篇小说《燕州美人》一样，她的笔墨主要都是落在那个美人以及围绕美人的纠结争斗之上，尽管他们有着这一派那派的社会身份，但他们都是为美色所感的男人，于是引发了一个中国南方小城的特洛伊之战。和《伊利亚特》不同的是，荷马主要写战争与英雄，林梓主要写爱情与美女，于是，我们看见了在一个极端意识形态化的社会运动中，其坚硬外壳的包裹中，依然还是那个古老到俗套的话题：情欲、嫉妒、占有与厮杀，还有祸水红颜的传说。即便是那些被后来的史家说得冠冕堂皇或气贯长虹的大是大非，故事的背后，也常常隐藏着这类最普遍的人性元素，包括那些被人视为大老粗的贫下中农们。林梓在写到一个农民组织的头头时，这样说：

所以，刘保升的进城，成了那场革命中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而对于刘保升的人生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个转折，以灵子日后的思维来判断，一开始与革命并没有关系，而仅仅是因为他遇见了那个涂着红趾甲的女孩。就是在小城人不断进行诠释的传闻中，也成了一个非常充分而美丽动听的理由，完全符合燕州美人传奇般的名气。



林梓执着地以一个少女的眼光回望当年，也执着地用这个少女的价值标准作出各种分析各种判断。于是，坚硬的历史，在这种少女情怀与女性视角的关注下被柔化了。

我早些年曾说过，看历史，有多种维度，有官史也有民史。但我一直不相信官史，它不可能告诉你完整的历史真相，我们看到的很多史书，哪怕局部是真实的，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下，却不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的历史是没有人的历史。

当人出现了，历史才有可能呈现它真正的面目。

林梓书中的这些故事都很好读，那些被各种决议、文件、教科书、大史记弄得只剩下三根骨头两根筋的历史，林梓用一束人性之光温情地洒在上面，那些波诡云谲、山重水复就显出它们的脉络与纹理来了。

林梓的文字也很好，是我喜欢的那一种。有章有法，有韵律感。汉语言文字，从先秦到民初，从四言的诗经汉赋到楚辞宋词的长短句，一直到新文化运动后的白话文，其间有一条绵绵不绝的文脉，那就是这种方块字的节奏。如音乐的旋律一样，看似就那么几样原始形态，但用起来，能千变万化又不离其宗，看起来平白如话，品起来却意味无穷。当然，这也要有语感的读者来读才好。就像好的乐曲，对于没有乐感的人，也就是一连串高低强弱的音响而已。这样的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了，其实前面那些引文，也是可以拿来作证的。

林梓的小说语言还有一些属于她的特点，看似有点细碎甚至啰唆，一句话一个意思会前前后后说上几处，但细读是能读出一些意味来的，有点像音乐的回旋曲，一咏三叹。林梓的想象力也是独特的，这一篇篇色彩斑斓、荡气回肠又极具中国风韵的故事，其实都是很好的影视材料。

以上杂谈充作序。

2015年10月30日 武汉

## 序二 林梓其人其文

王力坚<sup>①</sup>

林梓自小就是我的偶像，我自小就是她的粉丝。其实，林梓就是我姐姐，只比我大一岁，却早熟多了。“文革”开始那年，林梓小学毕业，因父母亲一下子成了黑帮，她失去了升学机会。也因此自由自在介入了“文革”，卷入派性斗争，出入于众多造反组织，激烈、坚毅、沉着、冷静，整一个林道静<sup>②</sup>似的。这也就为她日后的小说创作，超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时我才小四，懵里懵懂的。

林梓自小就聪慧过人。聪慧与早熟，孰因孰果？大概就是互为因果吧。林梓小时候懂的事情就比年龄大于她的小孩还多，主意也特多，因此“文革”中所结交的朋友，大多为哥哥姐姐级甚至叔叔阿姨级的人物，而且往往是造反组织的领袖人物。这些人物，在她日后的小说中逐一登场亮相。

林梓自小身体就不好，经常患这病那病的。据说体弱多病者特别敏感，我是相信这说法的——《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就是明证。反正，林梓自小就特敏感。我们没注意到的事情她会注意到，我们没发现的东西她会发现到，甚至还没发生的事情她也能预感到，敏感到有点让人心里发毛。敏感也就罢了，林梓记性还特强，所以，日后她小说里的历史细节就特多特细，令我们咋舌（自己咋就不知道），郁闷（自己咋就没印象）。这种敏感的特质，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就表现为多愁善感，体现到小说创作中，便多见缠绵悱恻的情感抒写了。

看我把林梓说得像天才似的，其实，林梓的后天努力更有说服力。林梓自小就喜欢读书。或许受父母亲影响吧，但我觉得林梓的读书是有点儿不正常的——读得多、杂、快，而且记得牢。反正我至今望尘莫及。不过，林梓

<sup>①</sup> 王力坚，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近年致力于“文革”知青文化研究，著有《回眸青春——中国知青文学》《天地间的影子——记忆与省思》《转眼一甲子——由大陆知青到台湾教授》等。

<sup>②</sup> 杨沫《青春之歌》（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中的女主人公，为当局所树立的“革命青年”典范。

读的书还是有个方向的，主要是文学艺术，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所以，“文革”期间，我们逃难到乡下，林梓就带领我们跟一群农村娃，自编自导自演类似“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舞剧；下乡插队到返城工作期间，更成为宣传队里举足轻重的编导；“文革”后参加高考，一心要考中文系，偏偏语文考砸，读了历史系，但是依然文心不死，在大学里写诗、作文、编写演出节目，亦能获奖。从其年纪轻轻就享有才女之誉，到今日屡屡发表小说，可谓修成正果了。

林梓第一篇小说《水魇》就发表在中国大陆最高级别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2003年第7期）上，那是一篇短篇小说，之后接二连三发表的却都是中篇小说，诸如《蛇魇》（《钟山》2004年第5期）、《锁住的笛声》（《钟山》2005年第3期）、《夏天的倒立》（《人民文学》2005年第5期）、《乱红》（《钟山》2006年第3期）、《燕州美人》（《江南》2007年第3期）等。

林梓小说的表现特征，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讨论：

乱世——这是林梓小说最为显著的故事背景，从大革命、内战、土改、“大跃进”，以至“文革”。这既是林梓小说人物的苦难命运，也是中国当代史的艰辛历程。故事发生的地方，多为小城、乡镇、山区，以小人物的命运，引领出大时代的潮流；以民间的叨絮叙述，纠补官方的恢宏史观。

女性——林梓小说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女性，而且都是心灵、容貌俱美的女性，如《夏天的倒立》中的女人、《水魇》中的女知青、《燕州美人》中的苏如花、《锁住的笛声》中的云嬢嬢、《蛇魇》中的莺姑、《乱红》中的石娘等等。这些女性，就是中国命运（缩影）悲剧的载体。悲剧是美的毁灭，林梓深谙其道。这些美丽女性遭遇的悲剧，尤见凄美。《乱红》末句，一语道破：“乱红如雨，仍然美丽而凄然。”在正式发表小说之前，林梓曾在北岛主编的文学杂志《今天》（2002年秋季号）上发表过一篇叙述性散文，所用标题就是《那一个年代的漂亮女人》，描写了市民出身的新，书香门第出身的枚与杨，高干出身的芬，都是容貌漂亮也喜欢美又不乏革命理想的女知青，都不同程度地渴望人性，甚至不惜张扬原欲，然而她们被当时的社会环境所禁锢、毒化乃至异化，最终成为那个时代人性冷漠残酷的牺牲品。

细腻——这是林梓小说文笔最令人瞩目的特点。或许是身为女性，或许写的主要是女性，这种最具女性特征的文笔表现，在林梓的小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诸如：

今天苏如花的木屐看上去还很特别，因为在那上面，非常显眼地裸露着一只只圆圆小小鲜艳娇嫩的红趾甲。……苏如花竟然还有辫子，只是较短了，用了一块素花手帕紧紧绑扎一起，干净妩媚地露出了修长而白皙的颈脖，白

晃晃的阳光下，甚至能清晰地看到细而柔软的绒毛在上面微微扇动。

——《燕州美人》

刚入秋，凤凰花开得茂盛，也开始落了，没有风的时候，碎红从树上落下来，一点一点地落，轻轻慢慢，温柔细致。当年母亲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树下，给我们吟诵古人的诗词。母亲的声音洒落地面，也是轻轻慢慢，温柔细致。

——《乱红》

无论是描景还是状人，林梓都以细腻入微、沉静温柔的笔触，营造、渲染、烘托出一个柔美的氛围。在冷硬尖锐的革命历史叙述中，这样一种柔美氛围的营造、渲染、烘托，颇有几分突兀、怪异，而又彰显无尽的张力及魅力。

忧郁——这是林梓小说十分普遍的感情基调。网友董浩在《最后的贵族——我读林梓》中精辟指出：“我试图从这些文字里找出‘忧郁’这两个字，但是没有。可忧郁就像《水魔》里所描绘的氛围一样，四处浸润、弥漫，无所不在，感觉如同在江南的黄梅雨季里的湿漉漉，但这湿漉漉是心的湿漉漉，‘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种忧郁的情感基调，固然跟女性、悲剧的因素有关，我想，应该还跟林梓自身的经历，以及因体弱敏感而衍生的多愁善感关系密切。值得注意的是，林梓小说这种忧郁的情感基调中，往往蕴含着凝重深沉的历史感。这一表现，使林梓小说的忧郁，突破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透露出风云际会的历史沧桑。这个特征的形成，或许是跟林梓的历史专业训练及关注有关。

由此可见，历史专业的基础对林梓的小说创作大有帮助，然而，因历史专业训练而对史实的执着，却跟林梓对美/善的天然敏感与追求，形成了某种不协调性，以致在小说故事情节描述及人物塑造上，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诠释、解读的困难。比如林梓显然甚为偏爱主人公，尤其是女主人公，而这些主人公大多有现实原型，鲜明的历史对位加上爱之深、护之切，林梓有意或无意“过滤”掉他/她们原有或应有的“杂质”，致使这些主人公几乎是零缺点，以致这些来自史实的小说人物放置在小说反映的史实环境中，反而与史实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疏离与脱节。虽然“纯净人物 VS 污浊现实”的构思/范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小说的思想及审美张力，但也导致人物塑造的丰富性、复杂性未能得到更为充分多元的展现，故事情节未能得到更具戏剧性的冲突与发展演变。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感，或许是不同的创作理念与审美观所致。

尽管如此，就我的认知而言，林梓的小说瑕不掩瑜，其成功与成就是不容置疑的。我也相信，林梓的小说能给予读者历史的震撼、美学的濡染、情感的熏陶、精神的感召。

行文至此，余情未尽，因赋一律，以诉未了之情：

南江雾雨明湖月，夙愿终偿纵性灵。  
倒立夏天伤水魇，幽囚横笛乱红凝。  
桃花巷里三生恨，竹岭山中一辈情。  
乱世女儿书乱世，青灯掩卷意冥冥。<sup>①</sup>

2015年10月3日 台湾桃园

---

① 首联：南江，即老家南流江；明湖，即母校（暨南大学）地标明湖；隐喻林梓文学生命成长的历程。颔联、颈联均以林梓小说标题与内容入诗。

自那以后，逢有月有风之夜，便让人觉得银光惨淡涛声肃杀。无月无风之夜，也见气肃苍凉阴森谲诡……久之，便是草满林深更见荒芜了。

……皓的女人，被另一帮人强行拉回了她的娘家。几天后，村人骇然发现她披头散发两眼发直地跑回来……在坑口前跪伏了整整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眠，只是一味地轻轻呼唤和嘤嘤哭泣……到了第四天的清晨，村人闻着鸡鸣醒过来时，听不到哭声了……村人疑疑惑惑中，便有了两种说法：一说是女人也已纵身跳下山坑了，二说是娘家的人找到她偷偷带她回去了。自此之后，便没有了女人的踪影和任何音信。

后来，便是有了知青，其中有一个“会拉一种很奇怪的琴，是下巴夹着拉”的面白书生，小说把读者带进一个诡异境界中，留下几个悬念。

面白书生与皓夫妇是什么关系？以至于他的琴声“悠悠忽忽，丝丝缕缕，直往心底钻……那琴声，是透着鬼气的”。

面白书生是不是当年那些臂佩红色袖章中的一个？以至于琴声“融进了好些说不清的东西，悠悠忽忽地直钻人的心底。一会沉甸甸的，一会又轻轻悠悠的。一会让人觉得心沉苦潭，欲哭无声；一会又让人觉得心上云端，明朗澄净……”

这种近乎禅理的跌宕，展示了人性在忏悔中的煎熬。

《山中传奇二段：女鬼》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林梓以一种近乎冷静的悲剧笔调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内省、孤傲以及人格的尊严与孤独感交织起来，形成她对时代“愚昧荒蛮”特色的心理感受和价值观。她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或者讲述故事时是不是可以找到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

故事开头与结尾的平静与凄凉，又似乎是林梓在告诉读者，这不过是个故事，大幕拉开，您看看热闹，大幕关上，生活还要继续。您该怎么活？故事讲完了，许多事都还没完呢。这不，面白书生的忏悔这辈子恐怕都不会完。这就是林梓，写了一个个传奇故事，而又平淡处之。

### 三、“靡靡之音”

网友老例说，林梓的文章总有那种“靡靡之音”的魅力，直击人内心最柔软处。

我很惊讶，老例兄竟然给出如此精辟的点评。

迷离、寂寥，芳馨俊逸，如嚼在嘴里的青橄榄，其味苦涩而回味隽永，表现出女性敏锐纤细的感觉，而且在表达方面往往用白描之笔，真切而且自然。

林梓的作品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她的小说即便在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摸索、闪避，凡此种种，也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刻画。

《水魔》是一篇艺术成就很高的具有意识流特质的纯文学作品。评论它可以有很多角度，它的主题是多元的。比如可以是“知青生活”；可以是对人性解放的呼唤；可以是对美丽少女青春萌动的赞美；可以是哲学意义上的触景生情；可以欣赏作者创作的意境；可以研究作者创作语言的特点；也可以抨击“普通的人不幸生活在一个人性被扭曲的梦魇时代”等等。

如果要从《水魔》里找一个中心词，那就只有一个词——“弥漫”，以及随这种弥漫而来的无休止的浸润。它似乎没有很直接和完整故事情节乃至细节，正如作品名字“水”“魔”所显示的含义，特定的环境、人物意识的流动处处体现了“水”的流动和“魔”的跳跃，整个作品的氛围皆呈现出一种迷蒙的美，梦幻的美。

小说呈现出的水之影、光之影、人之影，甚至是情之影都给人十分缥缈的感觉，甚至连固定的建筑物比如竹楼、比如很现实存在的人都让人觉得不真实起来：

……她望着最靠近水边的那幢小竹楼，没有灯光，那是一号楼。想着刚才自己提出要住那里，女孩说已经有人住了，让她住了三号楼。

……一号楼的客人还不来用早餐吗？

细眼睛的女孩答道，一号楼没有住上客人。

……她盯着那摊茶渍，又问，昨晚起风了吧？

女孩答道，没有，昨晚到现在，都没有起风。窗子，一直开着哪。

可昨晚的一摊茶渍却“还好端端地留在洁白的桌布上”。

茶渍、客人、交谈、风，哪一个真实存在的？

那么到底“昨晚起风了”吗？昨晚她与人交谈了吗？昨晚的一摊茶渍是真实存在的吗？女主人翁的迷茫也是读者的困惑。至少她明明感觉到起风了呀。

……是起风了。她是用身体感觉到的。感觉到那风从湖面一下子涌上来，带着水的潮气，水的湿润，毫无顾忌地，就将她紧紧裹住。……下意识地用手紧抱住双肩。

是啊，她明明“是用身体感觉到的”，并且感觉“仿佛将什么荡漾起来了”。

那么什么被荡漾起来了？突然，我没来由地想起“风动幡动心动”的典故。“风”在她的心里，于是读者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在表现“原欲”上，《水魔》也是十分含蓄、唯美。

风有些紧了，搅动着夜色，也搅动着水面，把越来越浓的潮气送上来。她觉得身子越来越湿润了。……竹藤椅里的她，渐渐地，觉得自己被湿润越来越紧地裹住了，一点一点地，浸满了从心底到身体的每个部位，像要将里面膨胀着的东西逼出来。……慢慢地，她感觉到有微微的热气柔柔罩住了自己。……她一下子感觉到自己像一片飘起来的羽毛……湿润柔软的嗓音，一下一下撞击着她的内心深处，还在令她窒息。空气里，仍然弥漫着大片大片的湿润……

《水魔》以散文诗般的语言近乎呢喃地讲述了一个近乎迷蒙的往事以及由往事引发的梦境，在词语的把握和句子的组成，甚至是标点运用上，通篇呈现出几乎是无所不在的由特定环境引起的心理与生理交互影响而产生的双关、多关的寓意和由此在阅读中产生的只可意会的感受。因此它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所显示的对现实的批判或者说教相比，有着显著的个性特点。这种特点概言之就是柔美或者委婉。

#### 四、仁者心动

从没见过/那么多的墓碑在一起/密密麻麻/遍布山冈/一个挨着一个/一个跟着一个/亲密沉默而肃然/每一块石碑上/刻着一个名字和军衔/一个挨着一个/一个跟着一个/像肃立的军列/等候集结号吹响在前方——

看过林梓很多文章，包括一些没在网上发表的，就所读的作品看，《在远方征战的军人》是林梓少见的在众多“靡靡之音”中发出的铿锵之声。

读着这首被林梓自称为“无法顾及是否押上韵”的诗，我心如同被抽紧了似的，脑子里不由自主地闪现出李白的《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如今这些为人兄、为人夫、为人父的男人永远地躺在了异乡的土地上。

腾冲位于滇西南，是个很小的小城，如果不是“国殇墓园”，我想，知道



那地方的人实在很少。

四十年前我曾奔赴云南农场的数十万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可我并不知道，我们去农场走过的那条路曾是闻名世界的“滇缅公路”。

于是，我第一次在人们闪烁的话语中知道了“中国远征军”。

据说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留守中央苏区分局委员李才莲是兴国人，1935年5月，二十一岁的他在瑞金突围时战死。他的妻子池煜华每天站在自家门槛上望郎归，一等就是七十一年，直到去世。因为她的丈夫曾经说过：战争的时候什么消息都有，如果有人说我死了，你千万别信，我一定会回来找你。

那么这些远征军的家人呢？

斯皮尔伯格在《拯救大兵瑞恩》的影片纪念仪式后引用他父亲当年的一句话，形容这些仍健在的老兵的心境：“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于是在“女儿在兴致勃勃地给朋友回电话。年轻的声音在空旷静谧的树林里回荡，清亮好听，而又有点缥缈虚幻”中，林梓写下了激切昂扬的诗歌《在远方征战的军人》。

中国远征军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支军队，国共双方在此前或此后都再也没有这样的军队了。关于这支军队的种种，虽然得到了一点宣传，但远远不够，唯其如此，国人心中就一直有个结：什么时候能够摒弃党派以及意识形态之争而正面对中国的英雄？什么时候我们能不站在党派的旗帜下而是站在中国人的旗帜下？

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  
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  
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  
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驰无少停！  
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  
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  
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

……

——《知识青年从军歌》

当你听到九千多名将士一起高歌这雄浑的军歌，那是怎样一种震撼？

所以，林梓说：“九千多的赤诚男儿呀！站起来，是一片直逼苍穹的森林耸立；倒下去，也是一片地动山摇的热血翻飞！”与女儿“年轻的声音在空旷静谧的树林里回荡，清亮好听”的反衬，是沉寂而又坚硬粗糙的九千多个墓碑。当代青春——往昔青春；鲜活的生命——冷寂的墓园；生命的意义——